

只不过是孩子

紫 罗 兰 す み れ

青山七惠 著 竺家荣 译

原来我们都一样，
只会变老，不曾长大。



只不过是孩子

紫 罗 兰 す み れ

青山七惠 著 竺家荣 译

SUMIRE by AOYAMA Nanae

Copyright © AOYAMA Nanae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Japan by Bungeishunju Lt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reserved by Shanghai Insight Media Co.,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AOYAMA Nanae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CREEK & RIVER Co., Ltd. and CREEK & RIVER SHANGHAI Co., Ltd.

著作权登记号: 18-2012-48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只不过是孩子: 紫罗兰 / (日) 青山七惠著; 竺家荣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404-7065-4

I. ①只… II. ①青… ②竺…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1603 号

只不过是孩子: 紫罗兰

(日) 青山七惠 著 竺家荣 译

出 版 人 刘清华

出 品 人 陈 昱

出 品 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 417 号 705 室 (200020)

责 任 编 辑 傅 伊

书 籍 设 计 向典雄

出 版 发 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4.875

书 号 ISBN 978-7-5404-7065-4

定 价 26.00 元

版权专有, 未经本社许可, 不得翻印。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80270006



出品人：陈 昱

策划人：张雪松 余 西

出版统筹：陈 刚

编辑：金子棋 戚开源 张逸雯

书籍设计：向典雄

封面插画：Linali Huang

责任印制：王 磊

投稿邮箱：insightmedia@126.com

新浪微博@浦睿文化



浦睿文化 出品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只不过是孩子

紫 罗 兰 す み れ

青山七惠 著

竺家荣 译

从一九九六年秋天到一九九七年冬天，雷米和我们一家生活在一起。那时我十五岁，雷米三十七到三十八岁之间。

在那之前，我小的时候，雷米就经常到我家来玩，有时候当天就回去了，也有时候住上几天回去。不过，那一年有些不同以往，直到夏至才见到她，而后便隔三岔五地来我家玩，住下不走的时候也日渐增多。雷米留在我家的洗漱用具和换洗衣物等私人物品也越来越多。到了放暑假的时候，我已分不清她是来玩还是在我家住了，对此爸爸妈妈似乎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暑假结束，

雷米最终住在了我家。我参加完开学典礼回到家后，只见雷米舒舒服服地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见我回来，抬起头说了声“回来啦”。她后脑勺上的短发都被压扁了。“我回来了。”我应道。雷米又说了一遍：“嗯，回来啦。”

看着她那有些难为情的笑脸，我终于意识到雷米已经不打算离开我家，回任何地方去了。

雷米是爸爸妈妈大学时代的同学。

但是，她也跟我一样，管爸妈叫“爸爸”“妈妈”。小时候还不觉得有什么，可到了五年级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和爸爸妈妈同龄的阿姨，跟我一样叫“爸爸”“妈妈”不太正常，便拜托她不要跟着我叫爸爸妈妈，觉得别扭。于是，雷米一把抱住我，掉了几滴眼泪说：“那我管你爸妈叫什么好呢？谁让你爸爸妈妈不再给我适合我叫的名字了呀。”

雷米有点儿不正常，和一般人不一样。

我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在这个时候。

所以从那以后，我对雷米一直很友好。

爸妈特别好客。学生时代的同窗、公司的同事、交际舞班的同学，以及这些朋友的朋友都是我家的常客。他们还和其中特别要好的几个人搭帮，带着家人去野营或出国游。远道而来的朋友常常留宿我家。客人的寝室就在我房间的对面。每当有客人留宿的夜晚，不知是由于紧张还是兴奋，我上床后都要一两个小时才能入睡。

爸爸经营着一家为纸张广告或书籍作设计的公司，妈妈是一家美术杂志社的编辑。爸妈是在学生时代结的婚。据说上大学时，妈妈是个相当活跃的女学生，她办了一本校刊，经常在上面写

写评论，或是在出版社打打工，有时候还幸运地在某文艺杂志的一角刊载一篇小文。可是大四那年夏天，妈妈怀上了我。真是失策，好容易敲定去那家大出版社工作的事也就泡汤了。

确认怀孕之后，爸妈立即结婚了。妈妈挺着大肚子写完毕业论文。和大家一起参加了毕业典礼后不久，生下了我。两年后，妈妈又考入研究生院继续深造。再度作为签约员工杀回那家差一点就职的出版社工作。几年后，顶头上司辞职，开了家小出版社，妈妈成了那个出版社的正式员工。因为妈妈不甘心。因此，我的幼年时代一直是在祖母的照料下度过的，但我并不记得妈妈总不在家，自己有多么伤心。只记得每天早上，妈妈在极短的时间里神速地化完妆，登上后跟尖尖的高跟鞋，冲出家门。我和祖母望着妈妈的背影，心里怦怦乱跳，觉得我的妈妈好棒啊。

“也许这话已经老掉牙了，可我还是要说，永不放弃，只要踏踏实实地努力，总有一天会梦想成真的。这话一点不假，妈妈就是个例子。”

小时候，每当我遇到小小的挫折——写生会的画儿没有获得金奖，或长跑老是最后一名等等——就灰心丧气的时候，妈妈都是这样安慰我。妈妈总是充满活力，宽和而强势。而爸爸，虽然成了光彩夺目的要强的妈妈的影子，却幽默风趣，温柔体贴，非常爱妈妈和我。

他们请朋友来家时，我这个小孩子也必须和客人们在一起。妈妈特别喜欢古寺或佛像之类，一说起这个话题就没个完。要不就是谈论名字老长的外国建筑师或摄影师的奇闻异事。男人们一般都是聆听女人们聊天，或交流做菜经验。爸爸喜欢做菜（不知什么时候定下来的规矩，做一家人的早饭是爸爸的活儿），来我家做客的男人们好像也大多喜欢做菜。

只要我在迎接客人和送走客人，以及接受客人礼物时表现得有礼貌，坐在饭桌前多少走走神，爸妈是不会太追究的。我已经习惯于和大人们相处了。幼小而乖巧的我，坐在大理石餐桌的一角，就像插着应季鲜花的陶瓷花瓶一样，给聚会增添了适度的温馨与松弛，使得气氛更加和谐。爸妈

以我为自豪，我喜欢这种感觉。

只有雷米不是这样。

“蓝子，你要是觉得没劲，就和我一起溜号吧。”

当大人们喝酒聊天，我坐在边上笑眯眯地倾听的时候，雷米会轻轻走过来，对我这样耳语。谁觉得没劲呀，我怎么可能给人这种印象啊……虽然有些气恼，也有些担心，但我仍然小声地对雷米说：“我没觉得无聊呀。”于是，雷米仿佛被一出生就在一起的好友背叛了似的，仿佛听别人说肯定会中奖，而买的上百万的彩票全都没有中似的，一脸失望，垂头丧气地回自己座位上了。

“雷米年轻时可不得了呢。眼睛炯炯有神，才华横溢，精力过人。只要她一走近，便能立刻感受到她的气场。她给妈妈办的校刊写了很多小说，大家都说，她将来说不定会成为了不起的小说家呢。她还进入过新人奖最后一轮好几回呢。只是不太走运罢了……”

妈妈对我这样说起过雷米。眼睛炯炯有神，才华横溢……我无法想象那样的雷米。我所认识的雷米，整天板着脸，凶巴巴的，烟不离嘴，瘦得能看见两道锁骨。白皙的皮肤虽然很有光泽，眼睛里却黯淡无光。妈妈是个直率的人，说话从不添油加醋。既然妈妈说她“不得了”，我想，年轻时的雷米一定很了不起。

不过，说真的，现在我所看到的雷米，根本看不出当年的影子。

我意识到雷米在我家里住下，哪儿也不打算去了的那个周日，爸妈趁着雷米去图书馆的工夫，把我叫到了客厅。

“蓝子，我想你感觉到了，雷米她，心理上有些问题。”

妈妈先开了口。她那褐色的大眼睛，温柔而有些不安地观察着我的反应。爸爸接着说道：

“虽说应该有人跟她一起住，可雷米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孤零零一个人。今年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开春时住了院……”

说到这儿，爸爸吞吞吐吐起来，摩挲着鼻子下面的胡须。爸爸的毛发很浓密，留长的头发总

是束在脑后，一半已经变成了银白色或灰色，鼻子下面的胡须也是一样的颜色。不过，我倒是很喜欢爸爸这一头老爷爷般的灰白发，特像个艺术家。

爸爸摩挲着胡须，瞧了妈妈一眼。妈妈“嗯”了一声，轻轻地点点头，开口说道：

“雷米出院以后，住在和我们家不大一样的朋友家……可是在朋友家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一方面也考虑到她继续住在那里让人不放心，我们就对她说，住着不顺心的话，就到我们家来住吧。所以前一段时间，她就经常来我们家了。现在，你也看到了，她不知不觉就住下来了。不过，让她一个人住，或是赶她回那个朋友家的话，担心她又会有什么别的念头，我们也不能不管她。所以，我们打算让她和我们像一家人一样一起生活，帮她树立信心，直到她能够独自面对各种问题，一个人生活为止。蓝子，你同意吗？”

“嗯，同意。”我回答。

我并不觉得雷米住我家有多么碍事。那时候我已经很习惯有客人来了，夜晚，即便雷米住在

对面的房间里，我也不会因为睡不好而厌烦了。如果说有什么的话，就是不知道雷米在想什么，总感觉她神秘兮兮的。和她说话时，我常常会觉得自已像个特别愚蠢的孩子。暑假期间，雷米躺在露台的折叠躺椅上，交叉着从裙裤里露出来的长腿，吞云吐雾，就像个长大成人的不良少女，看着叫人揪心。但是，对于无论从好的角度还是不好的角度看，都令人感觉有点危险的雷米，我却怎么也讨厌不起来。

“至于让她住到什么时候……考虑到蓝子要考高中，我们打算跟她说定，先住到今年年底。虽说雷米应该不会妨碍你复习考试，但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家里突然多了一个人，多少会有影响吧。”

“而且万一因为这个，处不好关系的话，对双方都不太好。”

妈妈这么说着，分别朝着我和爸爸“嗯嗯”地点了下头。一颗蓝色小宝石的耳坠，在她耳畔晃荡着。

“那么，暂时让她住到今年底吧。爸爸妈妈